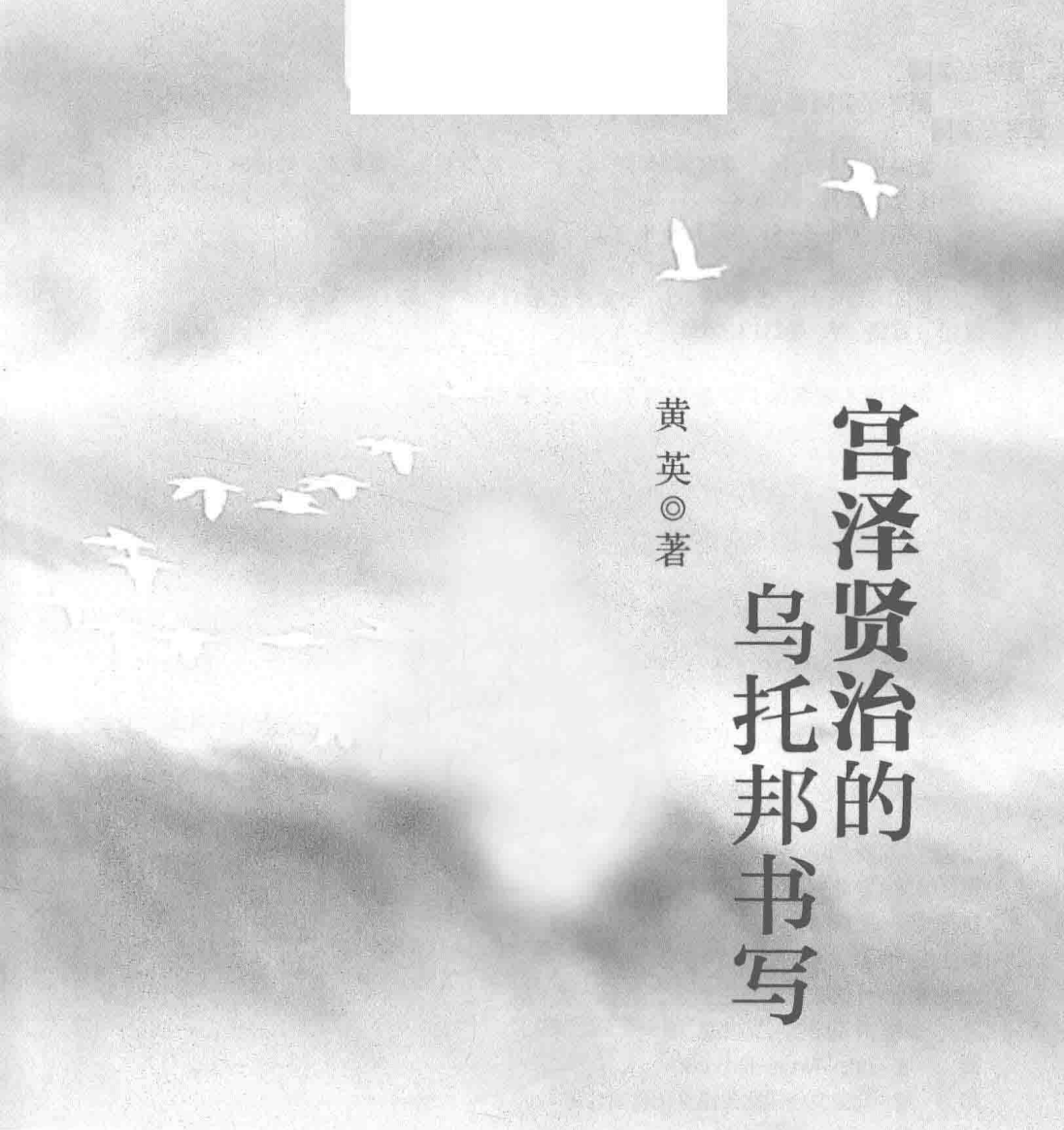


黄英◎著

宫泽贤治的 乌托邦书写

宫泽贤治：
エクリチュールとしてのユートピア



黄英◎著

宫泽贤治的 乌托邦书写

宮沢賢治：
エクリチュールとしてのユートピ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泽贤治的乌托邦书写：中文、日文 / 黄英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35-7349-8

I. ①宫… II. ①黄… III. ①宫泽贤治(1896 ~ 1933) — 文学研究 — 汉语、日语 IV. ①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939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彭冬林

执行编辑 王晓晴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80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349-8

定 价 45.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73490001

本书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4BWXJ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415015）以及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经费资助

目 录

绪言 | 1

第一部 乌托邦书写的变化轨迹 | 7

第一章 初期的乌托邦想象——投向彼岸的视线 | 9

第一节 遥远的理想王城——《摘自〈旅行者漫谈〉》 | 9

第二节 净化机制下的天上乐园——《双子星》 | 14

一 三个世界的存在 | 14

二 绝对权威的信仰 | 16

三 被净化的心灵乐园 | 18

第二章 反乌托邦书写——《蜘蛛、鼻涕虫和狸猫》 | 23

第一节 关于反乌托邦及文本 | 23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问题提示 | 25

第三节 竞争性质的变化 | 27

第四节 现实与伤感的对照 | 31

第五节 从《蜘蛛、鼻涕虫和狸猫》到《寓言 洞熊学校的三个毕业生》 | 35

第三章 乐园的崩溃——《黄色的番茄》 | 43

第一节 现代元素与原始色彩兼具的纯真乐园 | 45

第二节 遭遇异世界 | 49

一 马戏团的诱惑 | 49

二 魔幻马戏团 | 52

三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联欢的失败 | 53

第三节 乐园的崩塌 | 60

第四章 新世界的想象与现实回归的宣言 | 63

第一节 新世界的双重想象与暴力革命 | 63

一 充满希望的新世界 | 64

二 悲情新世界 | 67

三 革命的激情 | 74

第二节 回归现实世界 | 79

一 《发光的赤足》中的“山坡”意象——历练与希望之地 | 81

二 命运使然的现实回归 | 88

三 现实回归的阶段特征 | 91

第五章 现实社会中理想家园的重建——《普拉诺广场》 | 95

第一节 变化的广场 | 96

一 作品的成立过程及舞台 | 96

二 从普拉恩广场到普拉诺广场 | 105

第二节 奔向广场的人们——人物形象原型比较 | 110

一 法在厄罗 | 110

二 罗珊罗 | 115

三 山猫博士 | 117

四 科伍斯特 | 120

第二部 乌托邦意识的内涵 | 129

第一章 共生、平等的理念 | 131

第一节 贤治关于“共生、平等”的言说 | 132

一 对竞争的厌恶 | 132

二 万人平等 | 134

三 呼唤理想世界 | 135

四 与自然共生 | 136

第二节 佛教中的共生与平等 | 138

一 佛教的平等观 | 138

二 《法华经》的平等观 | 139

三 《华严经》的共生观 | 141

第二章 劳动、个体与整体

——与同时代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比较 | 145

第一节 人类的梦想 | 146

第二节 关于劳动 | 150

第三节 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 152

一 个体与整体的协调 | 152

二 人类、自然的意志和宇宙的意志 | 155

三 个性的尊重与发挥 | 157

第四节 关于非现实性 | 161

第三章 自我牺牲的精神 | 167

第一节 夜鹰之死 | 168

一 夜鹰的自我救赎 | 168

二 《春与修罗》中的自我否定 | 171

第二节 布多利之死 | 175

一 由内心纠葛到外界的灾难 | 176

二 由“个别”到“大家” | 179

三 “为了大家” | 180

四 英雄之死与无名之死 | 184

结语 | 191

参考文献 | 195

对美好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无论东西，自古有之。自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用文学虚构的手法，在其著作《乌托邦》（Utopia）中描绘出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这种思想便以“乌托邦”命名。伴随西学东渐，乌托邦思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康有为、李大钊等一批青年知识精英。在同时期的东邻日本，乌托邦思想也在知识界（包括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宫泽贤治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深厚乌托邦意识的作家。

宫泽贤治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童话集《要求多多的餐厅》，在日本被人们称作“伊哈托布童话”。关于“伊哈托布”，在他亲自撰写的童话集新刊介绍上，有这样一段话：

伊哈托布是一个地名。你若非要找寻这个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它与大小克劳斯耕种的田野、少女爱丽丝到达的镜子王国同属一个世界，位于德班塔尔沙漠东北方，伊万王国遥远的东方。其实，这是作者心中的梦幻家园——日本岩手县。

宫泽贤治将其家乡岩手县描绘成一个如童话般美好的梦幻之地，并冠之以“伊哈托布”。但是，现实中的岩手县并非梦幻之地，在日本属于最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不过，在贤治心中，它确实那样美好，或者说希望它变得美好。贤治的这种“伊哈托布”想象，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意识的表现。

另外，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一文中，宫泽贤治表达了他的崇高理想，即“只有世界全体都幸福了，个人才会幸福”。由此可见，贤治的乌托邦意识，追求的不是个人，而是世界全体的幸福。贤治的这种乌托邦意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是怎样表现的呢？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这种理想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些朴素的疑问是笔者开始着手研究宫泽贤治乌托邦意识的出发点。

如前所述，“乌托邦”一词，源于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撰写的作品《乌托邦》的书名，是书中虚构的国家的名字。托马斯·莫尔将希腊语中表示否定的“ou”和表示场所的“topos”两个词根结合在一起，构成“Utopia”一词，意为“乌有之乡”。莫尔把“乌托邦”描绘成理想之国，并猛烈地批判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之后，“乌托邦”一般指优于现实社会的理想社会，其在欧洲掀起过“乌托邦文学”的潮流¹。

本书中的“乌托邦”一词，基本用来表示“理想之乡”的意义。虽然日文中表示“理想之乡”的词汇，还有源自中国文化的“桃源乡”一词，之所以没有选用“桃源乡”而使用了“乌托邦”，还是先来看看日本学者川端香男里对“乌托邦”一词的解释：“理想乡思想的背后虽然有对现实的否定，但是否定的动机却不像乌托邦思想那样一以贯之。乌托邦思想的背后有一种批判讽刺现实的冲动，批判讽刺的方式常常表现为相反事项的提示及建构。”²就贤治而言，既要关注他追求理想世界的一面，也不能忘记他批判现实的一面。此外，贤治所追求的全体幸福是建立在对个体的完全否定之上的。笔者为了强调贤治的这两种意义上的否定意识，特意使用了否定色彩更浓重的乌托邦一词。另外，贤治作品中人物的命名，如他的童话名作《银河铁道之夜》中的两个主人公焦班尼和康贝内拉的名字，就有学者指出源自乌托邦文学名作《太阳城》，此种相关性更增加了笔者选择使用“乌托邦”一词的信心。

当然，本书中使用乌托邦一词与托马斯·莫尔的使用方式多少还有

1 川端香男里。『ユートピアの幻想』，講談社，1993年：19-48頁

2 川端香男里。『ユートピアの幻想』，講談社，1993年：26頁

些区别。具体如下：

①比起托马斯·莫尔强调的国家体制、政治体制，更接近东方桃花源式的人们互相扶助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的意义。

②与托马斯·莫尔提倡的秩序井然、管理有序的理性的理想社会不同，虽然贤治初期作品《双子星》中涉及一些秩序问题，但其后并没有发展，甚至没有再出现，他直到晚年一直都以平等共生的和谐社会为最高理想。

③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都是以描写乌托邦本身为重点。贤治文学从正面描写乌托邦的内容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描写追求乌托邦的过程。

学界对贤治的乌托邦意识多有提及，但少有对其乌托邦想象的具体考察，著名文艺评论家吉本隆明的论文《贤治文学中的乌托邦》³，算是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篇。

在这篇论文中，吉本认为贤治作品中存在可以自由自在扩大缩小的双重“视角”。这种“视角”的复合性及自由性，源自于“能瞬间掌握世间万物状态及意志的唯一至上的存在——‘如来’这种大乘佛教的概念”⁴。

吉本还指出贤治乌托邦构想的核心内容是：超越时空，瞬间即能赋予所有人的“如来”之佛性，可以看作是“心理学”上的“察知”能力，只要掌握了这种“察知”能力，即使是痛苦的劳动，就连日常生活，甚至是宇宙天体中的一切，都可以升华为艺术。关于这种“心理学”上的“察知”能力，吉本还举出催眠幻觉和超能力的例证予以说明。

关于童话作品《银河铁道之夜》，吉本解读道：“作者贤治通过布

3 「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23卷2号。1978年2月：6-28页

4 吉本隆明。「賢治文学におけるユートピア」：26页。

※ 本书所涉及的宫泽贤治作品及书信、笔记等的原文引用，均出自『新校本宫沢賢治全集』（筑摩書房 1995-1996年）。中文译文为笔者自译。有时根据需要也参照其他版本的全集内容。

鲁卡尼罗博士的超心理学实验中出现的焦班尼的幻觉，向读者展现出搭乘梦幻银河铁道之人的终极愿望。”

对于反映贤治精神世界的重要文章《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吉本认为贤治关于农民艺术的主张，更多地意味着，他对故乡贫瘠的土地与艰辛生活的幻想式美化，以及通过这种幻想脱离贫困生活的欲望。

概言之，吉本认为，贤治的乌托邦意识在社会及政治的构想上，都没有形成具象，仅仅停留在心理学的层面，并没有超出幻想的领域。

另一位学者小野隆祥则在其著作《宫泽贤治的思索与信仰》（泰流社 1979年）的第七章《从乌托邦到实践者宣言》中，提出了与吉本相异的观点。小野虽然也认可作品《银河铁道之夜》表现的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但对吉本把《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也认定为“幻想的乌托邦”表示难以理解。他还认为吉本主张的“如来的察知性”并不适宜用来解释《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小野的上述观点基于对贤治社会实践活动（罗须地人协会、肥料设计、碎石工厂活动）的重视，认为这些实践活动充分说明了贤治非幻想性的一面。笔者赞同小野的非幻想论，但是，只关注贤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没有涉及他的文学活动，未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况且，乌托邦本身并不止于纯粹的想象和幻想，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现实的批判是乌托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所以贤治的实践活动与他的现实批判意识都应该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有所体现。先行研究对这一点却没有重视。此外，贤治的乌托邦意识也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其中有一以贯之的部分，也有发生变化的部分，需要进行全面而具体的，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才能阐明贤治乌托邦意识的发展脉络和根本特征。

此外，与乌托邦论相关的还有马罗里·弗洛姆的论著《宫泽贤治的理想》（晶文社 1984）与上田哲的著作《宫泽贤治 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明治书院 1985）。前者主要是结合贤治的传记资料，针对《农民艺术概论纲要》进行的具体考察，没有涉及其他的文学作品，其认为《农民艺术概论纲要》是贤治业已成熟的理想的凝缩表现，是表达贤治理想的巅峰之作。不过，该著作没有梳理贤治理想的发展脉络。后者主要以实证的方法调查研究了贤治与基督教及佛教团体国柱会的关系，为

贤治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后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不过也没有涉及贤治的文学活动。

以上研究都有理念先行的倾向，缺乏对文学作品具体而全面的考察。吉本隆明虽然考察了宫泽贤治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书写，但他的“幻想”论观点却不够全面，没有关注宫泽贤治作品中批判现实的部分。小野隆祥、马罗里·弗洛姆、上田哲虽然指出了乌托邦意识的现实意义，但都主要依据宫泽贤治的现实实践活动，而没有考察其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书写问题。笔者认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书写具有现实性，而且有其产生、发展的变化过程，需要对其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此外，贤治不仅是佛教徒，还是接受过近代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更具包容性和复杂性。所以，我们还需放宽视野，不拘泥于贤治的宗教身份，将其纳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的综合考察和探究。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贤治的乌托邦书写做历时性考察，理清其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将做共时性探究，挖掘贤治乌托邦意识的深层内涵。

第一部分设五章，以1924年为界，第一至第三章以1924年之前的贤治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第四、五章以1924年之后的贤治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作品的创作阶段，对贤治文学乌托邦书写的发端、崩溃以及再构筑的发展脉络给予勾画。第一章以贤治早期作品《摘自〈旅行者漫谈〉》及《双子星》为中心，考察贤治乌托邦书写初期的主要特征。第二章以同为初期作品的《蜘蛛、鼻涕虫和狸猫》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反乌托邦的特性，试图阐明贤治乌托邦书写背后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判。这种现实批判与理想憧憬共同组成了贤治乌托邦书写的复合性特征。第三章以《黄番茄》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呈现的理想乐园的特征，以及乐园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第四章以1924年至1927年的作品群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时期贤治乌托邦书写所呈现的新气象。第五章以晚年作品《普拉诺广场》为中心，考察贤治晚年乌托邦书写的现实回归特征。

第二部分共设三章，第一章以乌托邦思想的普遍特征——“共

生”“平等”为关键词，探讨其在贤治言说中的表现手法，以及贤治乌托邦意识的独特性。第二章通过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理想的比较，阐释贤治乌托邦意识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第三章结合贤治的“修罗意识”，重新考察贤治乌托邦主题文学中展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内涵及特质。

第一部

乌托邦书写的变化轨迹

第一章 初期的乌托邦想象

投向彼岸的视线

第一节 遥远的理想王城——《摘自〈旅行者漫谈〉》

贤治文学中最初涉及理想社会内容的作品，可以追溯到他高中时期的散文习作《摘自〈旅行者漫谈〉》。这部作品于大正六年（1917）七月发表在其就读的盛冈高等农林学校的同人杂志《亚佐利亚》创刊号上。全文采用讲故事的形式，由一位叙述者将以前读过的某位旅行者的故事转述给读者：

旅行者一路前行，途中历经千辛万苦，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天他终于来到一座宏伟壮丽的王城，无意中得知自己就是这里的王子。但是，为了远去的朋友们，他最终放弃了王城的继承权，再次踏上了旅途。

这部作品记述了旅行者各种各样的旅行见闻和坎坷经历，但各个故事之间并不一定互相关联。就如续桥达雄所指出的，在作品中参差

不齐地穿插着作者尚不成熟的想法和思想萌芽，各个故事零零散散地组合在一起¹，因此想从中找出统一的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部作品中隐含了许多后来在贤治文学中大放异彩的思想萌芽。其中关于乌托邦思想的萌芽，也可在此习作中一探究竟。

有一次我到达了一处王城，其辉煌程度无与伦比。比路边盛开的白车轴草的蝴蝶形状的小花冠还要美丽。（中略）这个国家土地广阔、人民富足，没有所谓的毫无意义的生存竞争以及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那些让人头痛的问题，是个一切都快乐、幸福，真而善的国度。绝对没有表面快乐但内心悲伤的那种怪人。

这一节描述了旅行者的父亲，即国王所拥有的王城的情况。学界一致认为这部分内容取材于《法华经·信解品》中著名的“富者穷子”²的寓言故事。贤治最初接触《法华经》可以追溯到他创作这部作品的三年前，即大正三年（1914）。当时贤治出席一个佛教讲习会，在那里听到了岛地大等关于《法华经》的讲座，并阅读了他编撰的《汉和对照妙法莲华经》一书，深受感动。之后贤治成为一名《法华经》的忠实信徒，并始终把《汉和对照妙法莲华经》带在身边研习。但是，据万田务的考察，在贤治执笔此篇习作时，《法华经》对于他来说，还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认识，“并没有融入到血肉之

1 続橋達雄，「賢治文学の習作期」//草野心平編，『宮沢賢治全集別巻 宮沢賢治研究』，筑摩書房，1969年：216頁

2 “富者穷子”的故事是讲：一个从小离家出走，长期在外流浪的穷人，在一座豪宅前与一位老者偶遇，在这位老者的苦心教导下，穷人终于获得了成长。最后穷人得知自己就是这位老者的儿子，并成为优秀的继承人。